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60
26 April 1989

CHINESE

第二八六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盖布雷-梅丁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阿罗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

1989年4月3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561)。

主席(以俄语发言)：根据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阿富汗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安哥拉、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布尔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摩罗、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伊拉克、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蒙古、尼加拉瓜、波兰、沙特阿拉伯、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的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罗尚一拉万先生(阿富汗)和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迪亚肯加先生(安哥拉)、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斯特雷泽夫先生(保加利亚)、达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穆明先生(科摩罗)、阿杜基先生(刚果)、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费伦茨先生(匈牙利)、喀来可汗先生(印度)、苏迈达先生(伊拉克)、加贺美先生(日本)、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杜格苏伦先生(蒙古)、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戈拉耶夫斯基先生(波兰)、

什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奥斯曼先生（索马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阮德雄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罗尚—拉万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关于巴基斯坦侵略及其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的辩论现在已进入第三周。我们对安理会和那些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感谢和赞赏。这些代表都表示支持我们这一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事业，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事业与结束这场悲剧。由于巴基斯坦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这场悲剧已持续了10年。

在安理会这次辩论中所作的发言清楚表明我们这一区域的局势非常严重。在过去三周内，许多发言者在安理会阐述了这一严重局势的原因，也即根源。这一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对我国内部事务的继续干涉和干预。

这些发言者还阐述了巴基斯坦政府根本没有执行《日内瓦协定》的事实。巴基斯坦至今为止甚至没有执行过《日内瓦协定》的一项条款。

我们提出的大量事实和论据毫无疑问地表明目前的紧张局势是巴基斯坦继续进行干涉和干预的结果。我们听说巴基斯坦断然拒绝承认所有这些事实。当然，谁也不能指望侵略者到这里来坦白并且悔过。这些事实非常重要：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确实存在，并给阿富汗人民造成巨大不幸。

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巴基斯坦政府拒绝《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卡姆今年4月16日从伊斯堡发出来的揭露真象的长篇报道的作法。虽然巴基斯坦拒绝这一报道，但事实依然存在。报道中所揭露的事实依然存在。它们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谁也不能掩盖或否认。

一方面指责我们“有选择地”引用各种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介，另一方面又指责我们在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全文引用这篇文章。我很难了解哪个才是巴基斯坦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有人对安全理事会说，阿富汗共和国没有拿出巴基斯坦军队和民兵直接参加阿富汗东部，特别是贾拉拉巴德城四周的战斗的证据，只有2名巴基斯坦特工人员在坎大哈城附近被捕，他们几天前在喀布尔供认自己是巴基斯坦特工人员。他们说这两人不会讲达里语或普什图语，即阿富汗语，并暗示他们只讲乌尔都语。大家都知道，阿富汗人不讲乌尔都语，因此这二名特工人员一定来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派遣如此无能的特工人员到阿富汗，对此我们没有责任；我们不能为军种间情报处的无能负责。

必须指出，一方面，巴基斯坦代表说需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把这场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显然，对建立这样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来说必不可少的阿富汗内部对话只能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实现——或者至少在战争平息下去，以至所有阿富汗人能够坐下来一起解决他们的分歧和决定他们的未来之后才能实现。

我们都是阿富汗人。毫无疑问，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能够决定我们政府的结构、形式和政策。我们能够携手重建我们的国家，一个贫困、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受到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破坏。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停止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

我们听说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并且它事实上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却不让现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参加阿富汗内部对话。我们认为这种对话是结束这场悲剧的唯一出路。他们得到武器装备，他们受到鼓励，他们被派回阿富汗与自己的兄弟打仗，巴基斯坦军队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他们对攻打贾拉拉巴德城有巴基斯坦部队的军官直接参加支持。

如果巴基斯坦政府继续在阿富汗煽起战火，我们怎能相信它当真采取赞成阿富汗和平，赞成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的立场？

同样非常重要，人们对阿富汗人民需要自决的问题谈了很多。我们是阿富汗人民；我们赞成自己自决。在我们优美的达里语中有一句俗语，“没有一个助产婆要比母亲更加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巴基斯坦政府支持我们的自决权利。英勇的阿富汗人民一向为自己的自决而战。他们将永远捍卫这项权利。不管巴基斯坦政府及其军种间情报处的阴谋持续多长，不管巴基斯坦对我国的侵略和对我国内政干涉多久，阿富汗人民都将为自决而战斗。

谁是阿富汗人民，这个问题很重要。照巴基斯坦代表的意思，阿富汗境内的人不算阿富汗人；只有在拉瓦尔品第建立的政府才代表阿富汗人；这是否正确？难道现在捍卫贾拉拉巴德城的英雄战士们不是阿富汗人？他们是阿富汗人。他们正在巴基斯坦的侵略面前和对我国内政干涉的面前捍卫自己的祖国，捍卫自己的尊严、传统和自己神圣的伊斯兰教。生活在阿富汗境内，生活在阿富汗城市中的人难道不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怎么可能在20世纪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再把这个傀儡政府描绘成是代表全体阿富汗人民的？

这个政府并没有得到参加所谓协商会议的所有成员的支持。它没有得到阿富汗抵抗力量各派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难民们的支持。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里出现示威游行，反对给人民强加这样一个政府，严重的是，这些示威游行遭到巴基斯坦警方的镇压。

在阿富汗境内外生活的所有阿富汗人都是阿富汗人，他们全体，作为一个民族，享有自决的权利，有权选择自己的前途；选择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从伊斯兰堡强加给他们的政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考虑顽固的事实。这些就是顽固的事实。

巴基斯坦代表试图列举构成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基础的内容；他是以上下颠倒的方式这样做的。巴基斯坦代表必须记住，1982年当我们在日内瓦第一次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坚持说我们必须以苏联有限的部队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为起点。但

是，他们的立场不符合逻辑，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同意我们应当以根源，即干预和干涉问题为起点。我们都还记得，这是多年来在日内瓦讨论的问题。有关不干预和不干涉的文件是在日内瓦达成的第一份文件。接着是有关国际保障和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的文件，然后——只是到这时候——才在不干预和不干涉的相互关系中讨论苏联有限部队从阿富汗撤出的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个问题将与《日内瓦协定》其它文件的所有其它规定同时执行。

这说明，这一悲剧——为此我们现在请求安全理事会成员协助解决——的根源在于巴基斯坦对我们内政的干涉和干预。这种干涉早在1978年之前就开始了。目前在贾拉拉巴德城周围作战的那些团体的一些领导人早在1978年之前就在巴基斯坦，为军种间情报处服务。在达乌德担任总统期间，巴基斯坦通过利用现在在阿富汗东部白沙瓦的这些所谓领导人煽动叛乱，现在也是在阿富汗东部我们面临巴基斯坦的侵略、干预和干涉。

在苏联完成有限部队撤出之后，我们再次发现我们处在与邀请苏联有限部队进入之前同样的境地。让我提醒一下我们邻国巴基斯坦的代表，1979年7月在我们请求苏联援助之前，我们从外交部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我国代表团在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外交部举行会谈，并且同齐亚·哈克总统举行会谈。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他们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们邀请我们，挑战似地要求我们——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来制止武装人员从巴基斯坦越过进入阿富汗。他们告诉我们，保卫阿富汗边界并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吁请我们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我们采取了这种措施，因为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我们享有自决权和自卫权。

在这一方面，还应当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巴基斯坦为何这样侵略和干涉我国的内政？巴基斯坦这一冒险行动之外寻求什么目标呢？从齐亚·哈克总统同哈里森的谈话中就可以推测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前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就引述了齐亚·哈克的谈话，他指出巴基斯坦

“赢得了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十分友好政权的权利。我们不允许象以前那样的政权……”。(S/PV.2857)

根本没有这种“权利”。一个国家干涉和干预其邻国内政无论多长时间，它都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权利。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国家。阿富汗人对其它民族，对巴基斯坦人民有很深的兄弟般感情，阿富汗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有共同的伟大的伊斯兰和历史传统。他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友好。但是，巴基斯坦并没有象他们宣称的那样享有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其喜欢的政府的“权利”。

巴基斯坦现领导人仍怀有这种意图，泄露这个事实的正是1989年2月7日的《巴基斯坦时报》。该报援引了巴基斯坦现任总统古拉姆·伊夏克·汗先生说的话。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将念该报刊登的文章中的一小段：

“古拉姆·伊夏克汗先生表示坚信，阿富汗人民在恢复独立之后，一定会继续承认巴基斯坦在他们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因为”——这是该报直接援引古拉姆·伊夏克·汗先生的话说，——“他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民”。

当被问及有关建立伊斯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邦联的提议是否还放在桌面上时，总统说：

“先让阿富汗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其他事情稍后再考虑。”

我想，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了巴基斯坦的意图和在阿富汗追求的利他主义目的。但是，请允许我提醒巴基斯坦代表，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了。进行侵略、无视在签署国际协定时庄严承担的义务，又要逃脱罪名是难乎其难的事。

今天上午，我们还听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又作一次诬蔑性攻击发言，他之所以进行攻击，显然是由于我们在前天的发言中援引了一些话。我想，如果国际大众媒介的这些报道象所说的那样是不正确的，那么它们本来会被视为毫不相干，并被抛在一旁的。它们本来不会招致一场对我国代表团和对阿富汗的诬蔑攻击。这本身表明，这些报道的揭露触动了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

今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有关这一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想念一念其中几段：

“沙特阿拉伯驻新德里大使 Sheik.Sadig.Munifiaty 在接受印度联合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承认，自4月19日以来，他的国家的许多国民一直在与阿富汗共和国的政府军作战。据该大使说，在最近所谓的圣战者和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战斗中，11名沙特阿拉伯人被打死。”

我想，不必对沙特阿拉伯驻新德里大使在这一方面所说的话再作进一步补充了。但我仍然想再说一点，我要说，在各国的历史中，有时候会出现动乱时期和困难。兄弟国家有责任——在阿富汗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中，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有责任帮助伊斯兰兄弟解决困难，而不是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幌子来追求利他主义的政治目标。我相信，发挥积极作用，帮助阿富汗人走到一起，协助开始阿富汗内部对话——这有助于使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中获得威望；而现在，它正通过帮助、援助和直接参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内政的侵略、干预和干涉来寻求这种威望。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我国政府对这三周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种非常紧张的局势的立场。我们赞成所有有关各方充分执行《日内瓦协定》。在这一方面，我们拥护联合国阿巴斡旋团严格按照《日内瓦协定》自己设想的办法，有效地调查所有违反《日内瓦协定》的事件。为此目的，我们相信，如我国政府建议的那样设立七个哨卡将是很有用的。巴基斯坦政府目前为止同意合作建立的哨岗只有三个，这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政府能根据《日内瓦协定》中对它规定的义务，向斡旋团提供交通和运输工具，并根据海勒米能将军的请求，提供直升飞机，以便及时进行调查。在喀布尔最近一次采访中，海勒米能将军说，他们在能够调查一项违约事件之前浪费了大量时间。我希望他们能提供海勒米能将军需要的直升飞机。

我们还赞成充分、严格执行大会第43届会议通过的协商一致决议。人们可以回顾，该决议特别规定有必要在有阿富汗社会各部分参加和不受外来干预、干涉或胁迫的情况下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赞成阿富汗人之间的对话——一种同其他所有政治集团和有影响人士进行的对话。同样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赞成立即停火，这肯定有助于阿富汗内部对话的展开。

我们请我们的兄弟们开始同阿富汗兄弟们进行会谈，不是迫于枪杆子的压力——正如他们在巴基斯坦政府压力下所做的那样——而是根据逻辑和道理。

现在是包括我们的邻国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巴基斯坦应该认识到一个弱小落后的阿富汗的梦想是不能达到的时候了。正如在贾拉拉巴德所证实的那样，阿富汗将为自己的尊严、荣誉、和平和自己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而战斗。

在必须执行《日内瓦协定》方面，我们赞成在向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派斡旋团提出控诉48小时后即举行双方会议，以便解决违反《日内瓦协定》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确切地说，本庄严机构举行三个星期辩论后和象巴基斯坦代表说的那样，“在祈祷结束时”——巴基斯坦最后同意召开另一次会议。根据《日内瓦协定》，这种会议应举行过400多次了，因为已向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提交了400多份关于巴基斯坦违反《日内瓦协定》的照会。我们希望根据《日内瓦协定》举行这些会议。

关于阿富汗难民返回问题，巴基斯坦代表现在已养成一种习惯，冒称巴基斯坦具有代表阿富汗难民发言的权利。但我们建议，应根据《日内瓦协定》，立即设立为使阿富汗难民有秩序返回的由各方组成的委员会。巴基斯坦目前反对建立这些由各方组成的委员会的立场本身就是阿富汗难民返回的障碍。

让我再次向安理会保证，阿富汗共和国随时准备严格履行根据《日内瓦协定》而承担的一切义务。我们将同秘书长合作。主席先生，我们将同你和安全理事

会其它成员合作。 因为，作为阿富汗人，我们关切我们国家的命运。 我们要在我们的国家实现和平。 我们要结束在阿富汗发生的毫无意义、自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希望，如果我祝贺穆斯林世界又有一位英语讲得十分漂亮的代表——继马克苏德之后——，这就是罗尚-拉万先生，安全理事会内不会有人责备我不够公正。

但是，我肯定，我们出色的口译员们希望得到书面文本，而不愿不得不应付即使是最杰出的即席发言。 因此，我将尽力不使他们失望，尽可能不脱离我已提供给他们文本。

现在我想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发言。

三个星期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审议阿富汗就巴基斯坦侵略行动的加剧和它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而向安理会提出的要求。

在安理会会议上，我们两次听取了阿富汗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布杜尔·瓦基尔先生的发言并听取了巴基斯坦总理顾问阿克孔德先生的发言。 在讨论中，40多个会员国的代表也发了言。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局势和那里继续流血，对朝着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前进中出现的新障碍感到严重不安。 事件显然没有证实那些说在安全理事会内审议该问题不会有利于任何积极目的的人们的愿望。 事实恰恰相反。 安理会会议为那些真诚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大声疾呼支持迅速停止流血和为阿富汗人民为自己未来而和平解决问题创造条件的一切人们提供了一次机会。

难道那些不是积极的目标吗？难道好坏概念被颠倒了吗？ 没有。 幸而人类道义保存下其基本价值。 因此，我们完全不同意那些人的说法，即在安全理事会内审议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尽快使阿富汗实现和平无助于积极目的。

孟加拉国代表毛希丁大使在向安理会的发言中曾表示，如果安理会目前不是被迫要讨论这个问题，他的代表团本会感到高兴。其他一些代表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

我们希望强调指出，如果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没有威胁到该国的独立与主权，同时也没有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及安全，苏联会同其它代表团一样，感到高兴。

但是，安理会没有权利无视这一危险——这当然是如果安理会打算履行自己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考虑到由于巴基斯坦加强其侵略行径及直接干涉阿富汗内政的行径而使阿富汗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威胁，苏联如已经表明的那样，认为阿富汗诉诸安理会是完全有理的，十分适当和及时的。

确实，一些人最近试图使人们对瓦基尔部长的发言产生疑问，卑鄙地声称该发言中列举的事实没有根据。但是，这种使巴基斯坦免受批评，并把它描绘为没有卷入阿富汗事件的企图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或令人信服的。

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法千篇一律，实际上可归纳为一点——说什么巴基斯坦否认干涉阿富汗，似乎巴基斯坦一方是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被请来对事实真相作出判断。实际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反驳早为世人熟知的事情。

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正利用外国提供的资金，组织、指导和供养反对合法的阿富汗政府的死硬反对派的武装斗争。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国家正向巴基斯坦提供这些资金。

巴基斯坦代表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声称，伊斯兰堡与至今为止在阿富汗境内发生的一切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与在该国领土上进行的无休止的军事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这样，那他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些在阿富汗领土上对其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是从何处获得“喷管式”导弹、“毒刺”导弹、大炮、掷弹筒、机关枪和数以十万计的炮弹、地雷和子弹，这些武器弹药每天都被用来对阿富汗的

城镇和居民区进行接二连三的轰击？这些致命武器并不是从贾拉拉巴德四周的田野上长出来的。

我想问一下巴基斯坦代表：这些针对阿富汗政府的武器、这些战争武器斗争的工具是从何处来到阿富汗领土的？它们来自何处？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个直接和坦率的回答。

世人十分了解是谁在供应这些武器。 哪些公司生产这些武器？ 使用哪些通道将武器运往阿富汗领土？大家都明确知道是谁在决定供应何种武器和供应多少武器，并决定这些武器是送交给阿富汗的哪支力量。 谁将这些装备运送过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谁拥有用来将这些装备运送到阿富汗领土的卡车和直升飞机？大家都知道是谁拥有这些东西。 世人皆知。 现代技术为遥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巴基斯坦代表毫无根据地声称，他的政府与向阿富汗提供武器没有任何关系，在此或其它地方都没有真正的证据来支持或证实这种说法。 先生，如果你有证据，我们倒是有兴趣听你说说。

也有人声称，阿巴斡旋团观察员的报告中没有证实《日内瓦协定》遭到了违反，这就证明伊斯兰堡是清白的。 但我们要指出，这种为巴基斯坦所作的辩解听上去相当油滑和羞耻。 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巴基斯坦当局已完全将阿巴斡旋团与真正的局势隔绝开来，没有向阿巴斡旋团显示任何可能给巴基斯坦政府的行为抹黑的东西。

巴基斯坦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对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做了他自己的解释。 为了避免冗长的论战，我请他和听取他发言的人们看看在此曾多次提及的198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 据该文说法，诸如赫克马蒂阿尔和拉巴尼这些游击队领导人1974年在喀布尔参加反对政府的暴乱后，已在巴基斯坦找到避难所。

我要提请注意这个日期：1974年。这个日期和许多其它事实表明巴基斯坦向不妥协的反对派提供物资有多久，它促成内战有多久，如果不是因为巴基斯坦粗暴干涉一个邻国内政，这场内战不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1979年12月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要求而派入数量有限的苏联部队只不过是对局势、主要是巴基斯坦的干涉作出的反应。

在这方面，注意到巴基斯坦代表今天的发言中把如此多的篇幅集中在阿富汗问题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有趣。他显然试图避开今天的局势，避免讨论针对巴基斯坦的有关巴基斯坦目前阶段对阿富汗内政进行干涉的确切指控。我对巴基斯坦代表今天上午整个发言过程中恼火的语调一点不感到惊奇：他显然是在从事一件不光彩的事并正试图把注意力从巴基斯坦违反《日内瓦协定》的事实引开，从它对阿富汗内战的直接参加和介入引开。

我国有句谚语，就是揪着某人的耳朵到日光底下让他原形毕露。本次辩论显然使巴基斯坦的代表非常不快，这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听取有关巴基斯坦对其邻国推行的不光彩政策的实话，其见不得人的老底在安理会中被彻底兜出来了。

巴基斯坦代表团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人听见自己说这些话都不很舒服，显然本议事厅中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话。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愿意在安理会发言支持巴基斯坦目前的政策。正相反，在安理会的会议上，一些国家的代表直接提到巴基斯坦粗暴干涉一个邻国内政的行动，包括巴基斯坦军方直接参加策划和发动在阿富汗领土上，特别是贾拉拉巴德周围的军事行动。

在过去两个月里，传播媒介——其中一些在安理会中已被引证——反复证实巴基斯坦介入和干涉阿富汗内政。因此，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最近几天中试图保护巴基斯坦的人能够再次亲眼看看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巴基斯坦粗暴地违反了《日内瓦协定》，这些违反行为是对阿富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伊斯兰堡最亲密的朋友也觉得难以为巴基斯坦的行动辩护，因为这相当于赞成阿富汗的战争。这

将意味着要为阿富汗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军界的野心计划牺牲许多生命和给阿富汗人民带来许多痛苦。

在我们今天上午的会上，巴基斯坦常驻代表——我遗憾地没看到他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抱怨说他不得不在斋月，穆斯林的一个神圣的月份中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而他应当向不妥协的反对派的领导人抱怨，这些人拒绝了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纳吉布拉关于这个月中停火的建议，相反，他们继续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兄弟相残的斗争，无视宗教和怜悯。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不能同意巴基斯坦代表所说安全理事会在斋月审议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控诉是不适当的说法：在这个月里，伊斯兰堡根本没有减少其对阿富汗事务的直接的军事干涉。如果它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也许会赞扬巴基斯坦领导的明智。我们遗憾的是我们未能赞扬他们，因为没有这样做的理由。不幸，在斋月中，世界报界每日提供材料，证实巴基斯坦大规模干预阿富汗事务。因此我要问巴基斯坦代表斋月与这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安理会不应当在这个月中审议他的政府的非法行动？

安全理事会目前辩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世界社会正非常强烈地呼吁充分和严格遵守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和迅速停止该国的流血与战争，并建立和平解决使阿富汗分裂的所有问题的条件。

几乎所有发言者都表示对苏联完全和及时贯彻《日内瓦协定》有关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的条款感到满意。

在这方面，特别强调了《日内瓦协定》所有各方必须充分履行的它们根据这些《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尤其是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的义务。我们理解一些代表团对下列事实感到的不安，并且很有同感：对《日内瓦协定》的破坏很可能使人们对在联合国参与和支持下解决其它区域性危急局势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产生疑问。另一些国家担心，由于不断对阿富汗事务进行外来干涉，阿富汗境内自相残杀战争的后果可能会超出目前冲突范围，严重恶化西南亚局势。我们认为它们表示的这种惊恐不是没有理由的。

正如印度常驻代表喀来可汗大使在安理会所说的那样，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协定》是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 他说：

“绝不允许破坏这些协定。否则不仅阿富汗战火将继续燃烧，而且整个地区的稳定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S/PV.2855，第4页）

他继续强调说：

“鼓励干涉只会危害该地区已经出现的一些值得欢迎的进程，助长那些既不现实又有危险的野心，其影响将超出这场冲突的范围，并延伸到冲突结束之后。 这将是一种不幸的结局。

必须重新努力寻求和平，重新保证执行《日内瓦协定》的各项规定。 迅速结束阿富汗目前的状况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同上，第7页）

阿富汗战争在继续。 阿富汗人成千上万地死去，包括平民——老人、妇女和儿童。 城市在大炮和火箭的猛烈轰击下化成废墟。 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大大增加了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人数。 正如布朗大使正确指出的那样：

“这场战争的继续正拖延着法国自然寻求的阿富汗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S/PV.2855，第10页）

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在这里发言的所有代表实际上都提到结束流血的必要性。 但是，以具体行动和实际努力支持这些呼吁则是极其重要的。 正如孟加拉国代表正确指出的那样，没有必要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伊拉克、尼加拉瓜、安哥拉、坦桑尼亚、利比亚、古巴和其它一些国家的代表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需要帮助阿富汗人民实现和解，并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埃塞俄比亚常驻代表塔德斯大使在发言中表示深信，精神正常的人谁也不会宽恕这种造成大规模破坏和大量生命损失的局势，认为其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在道德上是不可非议的。 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政策就是赞成继续流血，它们支持和鼓励不共戴天的反对派，阻挠民族和解，与此同时煽动冲突和战争的火焰。

在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人们非常奇怪地听到一位代表呼吁阿富汗人“不要放弃斗争”。我们深信，阿富汗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停火以及和平条件，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阿富汗人民确实享有自决权，这一点在大会第43届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得到肯定，该决议重申了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颠覆、压制或限制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选择自己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利。这正是阿富汗人民所需要的。这正是每一个阿富汗人所需要的，不论他支持共和国政府还是反对派。

一些国家的代表指出，在执行《日内瓦协定》方面，也签署了《日内瓦国际保证宣言》的保证国负有重大责任。这包括保证：“永远不”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干预，尊重载于《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阿巴双边协议》中的承诺。

就苏联而言，众所周知，自从苏联部队完全从阿富汗撤出后，苏联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政治努力，以确保各方履行《日内瓦协定》的条款。我们还要指出，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在执行《日内瓦协定》问题方面一直与苏联进行密切合作，它正尽力执行这些协定，以实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

正如外交部长瓦基尔4月24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确定的那样，阿富汗共和国领导人已放弃了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并提出一项方案，其内容包括民族和解和建立有阿富汗社会内各政治派别和力量参加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阿富汗共和国政府一再申明，如果反对派也同样能做到的话，它将同意停止接受苏联的武器。

但另一方正在做些什么？当巴基斯坦公然违反《日内瓦协定》的条款时，美国政府对其作为《日内瓦协定》保证国的作用采取了一种——说得婉转些——极其古怪的方法。

保障国的义务不仅规定，美国本身不能干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内政，而且规定保障国必须要求其他国家不得进行这类干涉。但对这一点恕我们直言：它们没有在这方面树立好榜样。通过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向阿富汗反对派提供武器，美国促使巴基斯坦违反阿巴互不干涉、互不干预的双方协定。

谁愿意自告奋勇地向阿富汗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向反对派提供越来越多的外国武器？这些武器只能延长平民的痛苦，拖延政治解决。

巴基斯坦代表呼吁成员国不要有选择地引用报刊。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阿富汗代表整篇引用今年4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不作任何删减。因此巴基斯坦代表说这番话使我更感吃惊，因为他接着马上就有选择地引用同一报上另一篇文章。

让我们看一看巴基斯坦代表在讲话中漏了些什么，读一读《纽约时报》记者从阿富汗发来的这一报导，他在同一篇报导中接着指出在阿富汗人当中：

“……甚至在市场上，人们很不理解美国为什么决定继续向游击队提供武器”
(《纽约时报》，1989年4月25日，第A10版)

该报记者引用这些话可能听起来很天真，但他们到底有多大诚意？请听，他引用阿富汗一位裁缝对美国总统讲的话：

“请叫他停止战争。阿富汗人都是兄弟，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相互打下去。”《同上》

谁能对这种呼吁充耳不闻或置之不理？

苏联方面非常希望敦促巴基斯坦和美国严格遵守这些协定的文字与精神，这两国都在协定上签了字。不幸的是，我们的建设性政策在伊斯兰堡或华盛顿都得到对等的反应。

美国是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保障国之一。美国企图回避在联合国内建设性地讨论阿富汗问题，这只能意味着它承认不能来这里在国际社会面前为它在阿富汗事务的作用辩护。

任何无偏见的观察者都清楚地看到，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举出的事实揭露了美国目前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活动的真相，它们不符合美国根据日内瓦协定承担的义务。

我要坚决强调，在执行日内瓦协定方面不能，也决不可以有两重标准，一方坚定、严格地履行所有协定，而另一方公然无视协定。

显然，违反这些协定的行为给解决其他区域冲突的前景投下了阴影，破坏了任何协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信誉：这一点我们已反复提醒国际社会注意。

这些日子里华盛顿大谈致力于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然而在实际上，美国及伊斯兰堡的鹰派份子从来不让内战的战火熄灭。他们阻挠阿富汗内部对话，极力推翻该国合法政府，企图阻止联合国对阿富汗境内及其周围的局势行使建设性的影响。

任何旨在停火和停止向交战各派提供武器的具体和现实的建议：任何旨在实现阿富汗内部对话，有助于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代表性政府，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或为双方其它接触创造条件的建议：迄今都没有得到过华盛顿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事实上，美国国会最近收到一项决议草案，其中呼吁推翻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向阿反对派提供更多的援助。反对派曾期望苏联部队撤出之后，他们可以在军事上轻而易举地获胜。这种期望的落空应该使美国政客们重新评价他们显然不现实、非建设性的阿富汗政策。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迹象。

随着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国际社会对协定寄予很大的期望，把协定当作是解决其他区域冲突的典范：但是，美国的行动使人们不能相信他们声称愿意履行日内瓦协定义务的声明。

美国目前的阿富汗政策破坏区域和国际局势的稳定。美国方面越快改变这种政策，使其符合世界事务中新的令人鼓励的趋势，对阿富汗与和平事业就越有利。事实上，我们相信这也有利于美国本身正当的民族利益。

我们希望再次指出，阿富汗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愿意放弃苏联军事援助，只要外部停止向反对派部队提供武器。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步，有助于扑灭阿富汗的战火。苏联方面愿意停止向阿富汗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表示同样克制的意愿何在？去年4月14日在日内瓦协定签署之际，美国发表声明提到过这一意愿。

今天提到《日内瓦协定》的国际保障，我们认为协定执行的方式和协定生效的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要求大国保障的进一步国际协定的起草。

我们有权利期待美国方面充分履行它作为一个保障国的所有义务。

正如安理会讨论中已经正确指出的那样，在《日内瓦协定》执行中利害攸关的是直接卷入冲突的国家的权威和利益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权威和利益。因为这是对国家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的检验，也是对安全理事会两个常任理事国政治意愿的检验。

在讨论期间，许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蒙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保加利亚等国——的代表强调指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可能使该区域局势恶化的阿富汗事态朝着危险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他们指出，人们期待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从实际上促进加强《日内瓦协定》，以便协定能够全面生效，从而促成迅速、和平、全面地解决阿富汗问题。

我已经提到的巴基斯坦代表的不满还表现在今天他非常随便地解释了他和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间磋商的实质。安理会主席认真地考虑了这样的可能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发言之后，安理会的工作方向应当是起草一项有关问题实质的主席声明。在这一方面，我们考虑到安理会各成员就这一问题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的看法。

作为主席，我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代表谈了这一点。阿富汗代表作出了毫无保留和积极的反应。但是，巴基斯坦代表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只是同意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当对新闻界指出安理会听取了双方的发言并结束了对该问题的审议。这难道是在磋商中同巴基斯坦代表讨论的那种主席声明吗？根本不是。这样的声明从来都不会包括在任何文件中。那么，为什么要歪曲实际发生的情况，毫无必要地在安理会成员当中造成混乱呢？

我确实对巴基斯坦代表不讲信义感到惊讶，甚至连对有关最近几天事态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也不讲信义。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对巴基斯坦代表在发言中歪曲十年发生的事件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今年4月19日苏联外交部代表针对秘书长在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签署一周年之际所作的声明强调指出，

“苏联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一样对阿富汗境内军事行动的升级表示严重不安，并且认为他非常及时地呼吁签署《日内瓦协定》的各方以及保障国确保准确和忠实地履行这些文书规定的义务。”

显然，正如我国外交部代表接下去指出的那样，

“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对阿富汗人民的命运表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对秘书长协助实现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的这种支持也体现在芬兰、马达加斯加、加拿大、刚果、南斯拉夫、多米尼加民主共和国、布尔基纳法索、匈牙利、波兰和其它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中。

中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指出如下：

“……联合国大会去年11月也曾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及早实现阿富汗问题全面的政治解决。中国代表团认为当前重要的是，有关各方认真执行日内瓦协定，用实际行动支持秘书长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出的努力。”（S/PV.2855,第7页）

苏联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也完全同意印度代表加雷汗大使所说的下面的话：

“似乎还需要让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期严格执行《协定》。”（同上，第4页）

在过去的几天里，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对必须提供适当条件以便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特派团的有效运作问题已经谈论了很多。在还没有为他们创造适当条件的时候，如何期待阿巴斡旋团的观察员迅速采取行动，有效地调查他们收到的指控呢？他们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某种游览；他们去那里是为了调查有关违反协定的指控。然而，考虑到巴基斯坦当局过份为阿巴斡旋团提供的保护和监护，时常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是在游览，当然，保护和监护实际上阻碍根据安全理事会决定建立的阿巴斡旋团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

我们希望再次问一下巴基斯坦方面，它为何拒绝让阿巴斡旋团进入巴基斯坦领土上那些众所周知的目前正在为阿富汗极端分子提供军事训练并且从那里给阿富汗反对派军队运送外国武器的地区呢？人们希望知道，伊斯兰堡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同意在巴阿边界为阿巴斡旋团增设若干观察点呢？

巴基斯坦代表在这儿声称，巴基斯坦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事实是，巴基斯坦仅仅同意设立阿富汗方面提出的七个观察哨中的三个，这完全有理由使人对其真诚产生进一步的怀疑。

秘书长应该特别处理全面加强斡旋团作用和加强其核查《日内瓦协定》遵守情况有效性的必要性。安理会中许多发言者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同意人们在这里表达的一种观点，即应该采取措施，按照协定的规定执行处理各方抱怨的程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代表在斡旋团活动的范围内进行经常性接触会促进这一点。

参加斡旋团的国家表示愿意继续向联合国斡旋团派遣观察员，并在扩大斡旋团功能的情况下向秘书长提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尼泊尔常驻代表拉纳强调说，在接受抱怨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斡旋团。他说，如果秘书长觉得有必要扩大这一方面的斡旋，尼泊尔愿意向他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芬兰代表拉西大使也作了同样发言。必须记住这些话，以及阿尔及利亚大使朱迪说的话。

安理会内对巴基斯坦扩大干涉阿富汗事务——这正导致冲突恶化——而表示的关注，反映了世界各国希望恢复阿富汗长期蒙受苦难土地和平的正直人民的情感和思想。

一位著名的巴基斯坦政治家阿布杜尔·瓦利·卡恩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一封信中热切呼吁停止阿富汗毫无意义、自相残杀的战争。戈尔巴乔夫1989年4月15日在回信中指出：

“某些巴基斯坦集团向阿富汗反对派提供支持的程度，以及他们自己卷入阿富汗领土上军事活动的程度与日俱增。但这是一条死胡同。阿富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的办法，也不能有。所以，为什么要流血，为什么要四处播散死亡和破坏？

戈尔巴乔夫主席和纳吉布拉总统提议走另一条道路：

“与反对派进行对话，紧急呼吁在分权和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解决。苏联坚决支持这种明智和有道理的政策。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可能确保阿富汗人民如同国际协商一致同意的那样，有机会在谈判桌上，在和平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在联合国内提出的具体提议的目的，我们已多次向巴基斯坦、美国和全体国际社会提出了这些提议。这些提议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相信，常识和责任感最终会战胜狭隘的私利。我们相信，我们区域将实现和平与睦邻”。

本着这种乐观态度，我在结束发言时再次强调，安理会必须履行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安理会必须尽最大力量确保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迅速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同样希望，所有有关各方能够从安理会这些讨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感谢安理会成员听取我发言，现在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

布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把你当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向你发言。

你在发言中援引了我4月19日发言中说的一句话。 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念一念我发言中以你援引的那句话为开头的那一段：

“这场战争的继续拖延着法国自然地寻求的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 显然，这种解决取决于和解的努力，但我们认为，要取得这种和解，那些在绝大多数阿富汗人眼中代表着痛苦过去的人就必须下台，以使该人民中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开始真正对话。”（S/PV2855，第19—20页）

主席（以俄语发言）： 作为苏联代表，我强调，法国代表所说的话一点没有改变苏联对法国代表团发言所持的态度。 我们完全同意他刚才所说的话。

伯恩小姐（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们已经在这次辩论中作了两次发言，明确并以必要的详细提出了我们的立场。

苏联代表以极为虚伪，或者我要说深刻的虚伪说，喀布尔政权和苏联正在履行他们根据1988年4月14日《日内瓦协定》承担的义务，说美国和巴基斯坦没有这样做。

事实恰恰相反。此外，全世界都非常清楚是谁通过1979年12月27日入侵阿富汗而造成这一恶劣局面。 苏联终于撤出其部队，但它现在却企图把混乱和痛苦的继续，以及补救行动的整个责任归咎于他人。 但歪曲事实和制造假象是徒劳的。

当苏联代表奢谈苏联的“建设性政策”和它“严格遵守”日内瓦协定时，他是否是指向绝望的阿富汗政权继续提供大量苏联军备、庞大的武器储备——使用两年的储备、以前在阿富汗从未见过的新型武器，这些武器被用于对付阿富汗抵抗力量和巴基斯坦？苏联代表这些明显的歪曲事实的作法完全无助于他声称寻求的和平和重建家园。

就美国而言，它完全致力于这一和平，并将继续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发言。

乌梅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今天下午的会议为从开头就不应举行的辩论增添了许多紧张气氛而毫无启发。现在我不想回答今天下午的各种指责；它们没什么新内容，不过使我们更加相信，要求辩论是为了提供一个宣传论坛和转移对阿富汗悲剧的真正原因和该国目前内部斗争的注意力的手段。

主席先生，在你以苏联代表身分发言时，你谈到善恶概念。善恶概念不会变化，但这种提法不会使我们看不到，今天阿富汗遭受的罪恶的根源在于10年之久的悲剧；由于苏联提供大量援助，这场悲剧仍在继续。不是善恶概念，而是转移对根源的注意力的企图构成对这一崇高论坛的滥用。

苏联代表对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的辩论的结果做出某种解释；我们欢迎他做这一解释。他这次有选择地引用辩论中各代表团的发言。我本来要指出他引用法国代表的发言，但该代表自己在我有机会这样做之前便做了更正。苏联代表引用了许多其他发言者的发言——同样作法上非常有选择性。

我请他注意一些发言并也引用一些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中的发言。例如，马来西亚大使说，

“希望一撤军就当然实现和平，开始重建那是不现实的。至少对阿富汗来说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现这样的局面。十年前犯下的错误，即在一个外国军队的支持下改造阿富汗，破除阿富汗传统与宗教基础的结果，不会一撤军就消失。”（S/PV. 2853，第9页）

同样，加拿大大使在发言中指出，

“如果全体阿富汗人民不提出请求，安理会就无法以任何直接或有意义的方式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联合国现在所做的，正是它力所能及的。我们支持秘书长为促进政治解决阿富汗争端所作的努力。”（S/PV. 2855，第11页）

主席先生，当你以苏联代表身分发言时，你谈到今天上午巴基斯坦代表团就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所说的话。我们坚持我们上午发表的意见。主席在第一天辩论之后就以主席声明替代举行辩论的可能性来找过我国代表团。我们将此事提交我国政府，我们后来告诉主席我们同意发表主席声明。我们没有说该声明的内容应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是，该声明的内容应由安全理事会成员和有关各方谈判而定。但在那之后，我们从主席那儿便再没听到过消息，而从其它途径听说——使我们感到很吃惊——安全理事会定于4月17日举行辩论。

苏联大使也谈到我们今天上午的发言，并说巴基斯坦代表团不断回顾过去。当然是这样，因为是过去造成目前的局势。阿富汗内战不是自己发生的。它发生的原因是对该国的外来干涉。这才是目前蹂躏阿富汗的问题的根源所在。

喀布尔政权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讲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道，在20世纪怎么会可能把一个傀儡政府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可惜的是，这种不幸事件的确在阿富汗发生了。如果喀布尔代表认真地思考一下他所代表的政权的起源，便会找到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苏联代表也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本次辩论使巴基斯坦极为不快。我们对此看法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这次辩论肯定令别人不快，较之我们更甚。

让我重申，巴基斯坦在目前的阿富汗冲突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巴基斯坦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和建立一个为阿富汗人民所接受的基础广泛的政府极为关心，因为这是使巴基斯坦摆脱照顾目前在我国领土上的三百多万难民这一沉重负担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巴基斯坦一直并将忠实地执行《日内瓦协定》。关于协定遭到违犯而又无真凭实据佐证的虚假指控不可能抹煞下列事实：《日内瓦协定》涉及的是这一问题的外部方面，而阿富汗问题却是内部问题，是一个毫无代表性的政权为死抱权力而孤注一掷的努力。唯一的外部方面是该政权还在获得的大量武器供应及该政权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些武器的方式。

巴基斯坦本身曾提议派驻联合国观察员，以监督《日内瓦协定》的实施。因此，我们自然在他们履行职责时同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合作。长篇大论地提出毫无事实佐证的指控，徒然以此来获得宣传上的好处，这种作法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真对待。我不想做令人憎恶的比较，谨向那些相信令人作呕地将话多次重复就会使其可信的人建议：他们也应记住，世上有大叫“狼来了”次数过多这样的事。

就我们而言，我们关于本次辩论并不明智的看法未引起注意，这令人十分遗憾。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这些高锋措词刻毒，没有对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做出任何贡献，而这一解决却是国际社会所热忱希望、那一饱受战祸的国家的人民所迫切需要的。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想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对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做几点答复。

不幸的是，我们仍未从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中知道不可平息的反对派是从何处得到美制或其它国家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是如何进入阿富汗领土的？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我们习惯于务实地进行思考。我们不再相信婴儿是由 带来的或是从卷心菜中长出来的。从国外运入阿富汗领土的数量如此之多的武器是如何到那儿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亦或是通过其它一些方式送达的？对此问题，我们没有从巴基斯坦代表那儿得到明确和准确的答复，因此，我们对此仍不满意。

至于美国代表以会议所不允许的方式提及的谎言和虚伪之词，我想国际社会和关注安理会本次辩论过程的代表大概已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知道是谁虚伪，是谁在安理会发言时撒了谎。

我认为，本次辩论是令人感兴趣和有成果的，我相信，这次讨论是对巴基斯坦政府的一次严重警告。我们谨希望该国政府及其军方领导人将冷静地从在此所作的发言中得出一些结论。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会看到巴基斯坦对阿富

汗事务进行的直接军事干预有所扩大。 我们不会看到从巴基斯坦领土到外国领土——在这一问题上，就是阿富汗领土——的武器供应有所增加。

认真考虑在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方式的时机已经来到。 苏联部队已从阿富汗撤走，全世界已亲眼看到，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得到了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的支持，看到该政府确实代表了该国人民的利益，看到该政府正在成功地捍卫自己。 因此，我们希望那些一直在积极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国家改变其政策。 这就是本次辩论的意义所在。

至于由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的可能性，很自然，我们对在结束辩论时没有通过任何声明深为遗憾。 但是，在本次正式会议休会后安理会开会磋商时，我将对何以没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做出合理的解释。 安理会之所以开会磋商是由于我们要处理另一紧急问题。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

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其它人要发言。 安理会下次开会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时间将在同理事会各成员磋商后确定。

下午6点散会。